

人物剪影

夕阳里的母亲

申云贵

太阳像一个巨大的金色气球，浮在西边的群山上。天空波浪似的云，被染成金色、紫色、玫瑰色……母亲弓着身子在地里摘辣椒，金色、紫色、玫瑰色的霞光一层层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落在她弓起的背上。

“妈。”我轻轻地叫了一声。母亲回过头，一串串汗水在额头闪着晶莹的光。她看到我，脸上的笑像晚霞般绚丽：“云贵回来了啊。你来地里做什么？天气太热了，快回屋去。”

刚过了大暑，天气确实热，虽然是傍晚，站着不动身上都会不停地冒汗。我内疚地说：“妈，天气这么热，你别摘了。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又走进茄子地里，一边摘茄子一边说：“那怎么行，还只摘了辣椒和丝瓜，你回来一次不容易，多带点菜回去。你下次回来就早点说，不然做不赢，又要摘茄子，又要

摘辣椒，丝瓜冬瓜也要摘……哎呀，你怎么还不走，快回屋里去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！”

母亲嘴里说着“太热了”，她自己仿佛不晓得热，只顾低头摘茄子。她身上那件墨绿色短袖衫已被汗水浸透，紧紧贴在背上。

这个菜园在屋后的池塘边，大约有四五分地的样子。菜园里一派丰收的景象：冬瓜吊在瓜棚上荡秋千，南瓜躲在叶子下捉迷藏，长长的辣椒乐弯了腰，胖胖的茄子涨紫了脸……

每次回家，母亲总是变戏法般拿出大大小小的塑料袋，袋里装的都是时令蔬菜，还有鸡蛋。我以为母亲只是小打小闹种了点菜，每次都高兴地收下了。但我每次都会重复两句话：“妈，你少做点事。你在房前屋后种点蔬

菜，养几只鸡，只当锻炼身体，我不反对，但你千万不要去远处大规模种菜。”母亲总是像一个听话的孩子，低眉垂眼，笑着说：“有做什么事，有什么菜。”

有人告诉我：“你娘老子种了好多菜，喂了好多鸡，都是为你们种的喂的。”我听后，还不太相信。没想到母亲居然弄了一个这么大的菜园，种了这么多菜，对于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来说，要付出多少心血和体力啊！

应该是我每次都高兴地收下了母亲的菜，她种菜就越种越起劲。

我默默走进地里，和母亲一起摘茄子。偶然抬头，我看到母亲背上有一个移动的黑点——是一只小虫子。小虫子在母亲的背上急急慌慌不停地爬行，它怎么了？是在为孩

子寻找晚餐，还是迷失了方向？我无法知晓小虫子的内心，但我由此想到了母亲。顿时，酸楚和温暖在我内心交织。我轻轻地捉住虫子，把它轻轻地放在茄子叶上，然后走到母亲身边，轻轻地握住她的手。母亲的手湿漉漉的，是汗水。我说：“妈，别摘了，回家吧。”母亲抬头看了看西坠的太阳，说：“好，回家，回家煮饭给你吃，这回你要吃了饭才走。”

母亲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，夕阳跟着我们。小路曲曲折折，我和母亲的影子一会重叠，一会又分开。不由想起小时候母亲送我去上学，想起父亲去世那年我离开母亲去外面闯荡，想起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们一起与命运抗争，想起这些年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……我和母亲的人生轨迹，多像此刻我和母亲的影子！

母亲轻快地走在夕阳里，身上像披了一件金色的羽衣。我心里一阵激荡：夕阳啊，希望你能被群山托住，永远不沉下去。

（申云贵，邵东市作协会员）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
老树着花

肖安轩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虽然常在中小学业务报刊上发表一些“豆腐干”，却从不敢问津省市大报。1998年，《邵阳日报》开办了“我看改革开放二十年”专栏，陆续刊登讴歌改革开放的佳作。我心慕手追，写了一篇《校园车队》投寄过去，想不到竟然在“校园”专栏见报了。随后，“校园”专栏改名为“桃李芬芳”。在此后的近10年里，我在该栏发表教师手记、教育随笔、校园调查等70余篇，指导学生发表习作近30篇。此外，我还在“读书”专栏发表文稿20余篇……

虽然我年过半百，自从和《邵阳日报》结成了“忘年交”，练语言、学表达，训练了思维，提高了观察能力，竟成了学校“一枝花”，经常受邀为学校写些总结或汇报材料。2009年退休以后，我在《邵阳日报》多个栏目发表各类文章

60多篇。2010年，我被聘为洞口县第二部县志编辑和文字总纂，2014年被聘为市、县政协文史研究员，2016年又被确定为县党史联络组成员。

宋代梅尧臣在律诗《东溪》中云：“野兔眠岸有闲意，老树着花无丑枝。”有了《邵阳日报》的帮助、滋养，我这棵垂暮老树，虽然枝丫免不了有点丑陋，但竟然也开出了些许灿烂的花朵。

总有人问我，你和《邵阳日报》的编辑很熟吧！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大家：我与任何一个编辑都素昧平生，肖清华、李日新等一连串编辑的大名，我只是在报纸版面中和他们“相识”，但他们是男是女、贵庚几何，一概不知道。《邵阳日报》讲究公平发稿，编辑不遗余力为人作嫁，实在让人钦佩！

（肖安轩，洞口县退休教师）

樟树垅茶座

“吊矮子”的快乐

张声仁

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，万众瞩目。瑞典小将莫雷加德一路过关斩将，打进了决赛，对阵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。樊振东长得胖乎乎的，球迷习惯喊他“小胖”。因为他是湖南祁东人，这让喜欢看乒乓球比赛的我更为关注。

第一局，莫雷加德以十一比七先下一城。看他的球风，有当年瓦尔德内尔（瑞典乒乓球运动员）的气势。我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，冰凉的空调房里，我感觉到手心在冒汗。好在小胖毕竟是见过无数风浪的老将，连来两个十一比九和一个十一比八，将莫雷加德的气焰打了下去，马上进入了决胜局。

在决胜的第五局，小胖很快以九比二领先。这时，我紧张的心情才变得轻松。我一边吃着西瓜，一边欣赏两人的球技。也许是觉得稳控了局势，小胖击球不再凌厉，似乎有放水让几个球的意思。自知争冠无望的莫雷加德，此时紧绷的脸也放开了，打起了表演球，时而放高球，时而摆短，回合越打越多。在小胖一个长球放过来时，莫雷加德童心未泯，削了一个很高的回旋球。球落桌时看上去蹦得很高，远离球桌的小胖没有判断准这是一个回旋球，等他扑上去击打时，球已经回到了莫雷加德那边。小胖趴在球桌上，没够到球，满脸尴尬。看到这球打成，莫雷加德笑了。回过神来的小胖，也会心地笑起来。看台上，所有观众都哈哈大笑，一张张笑脸将紧张的比赛气氛一扫而空，比赛的球馆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看到在国际顶级大赛上，也出现这种“吊矮子”（指一种特殊的乒乓球击球技巧）的球，面对屏幕，我大笑不止。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，跟着小舅舅学打乒乓球的往事。

读小学时，每到暑假，母亲总会把我送到外公家去住一段时间。说是暑假，其实很忙，大人们忙“双抢”，小孩子们也会去打下手，帮帮忙。如果碰到雨天，闲下来，读中学的小舅舅就会把堂屋的门板取下来，架在两条长凳上，当作乒乓球桌；然后在门板的中间，用两块红砖垫起一根扁担，当球网。球拍是小舅舅央求村里木匠师傅用做家具时剩的边角料打造的，正反两面滑溜溜的，都没有贴海绵。用这种光板球拍击打，球线路很直，很难出现弧线。球在门板和球拍上发出咚咚的声音，很脆。

每当球桌在堂屋里搭好时，院子里的一群小朋友就会围过来，叽叽喳喳，欢呼雀跃。大人们远远地站着，指着我们笑骂。那时我们打球的规矩是每人打六个球，谁赢就在场上当“皇帝”，谁输就乖乖地下去。球技很娴熟的小舅舅，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。尽管他有时让一两个球，我们也不是他的对手，“皇帝”总是他一个人当。因为他有一手绝技——“吊矮子”。他打过来的球，刚落到对面，立即回旋到自己这边。这种球，看上去在桌上蹦得高，等你扑上去击打时，它会走回头路。球打不到，胸脯却被球桌挡住。半个身子趴在桌上，肋骨往往撞得疼痛不已。对这种快速回旋的球，如果不早做准备，无论你长得多高，都会中计，趴到桌上吊着，样子难看，狼狈不堪。每当“吊矮子”成功，小舅舅就会哈哈大笑。而被“吊矮子”的人，一边哭丧着脸，一边揉肚子，说“不算，不算”，要求加打一个球。小舅舅一脸坏笑，说好的好的，让一个就让一个。

我向小舅舅讨教如何才能“吊矮子”。他总不肯传授，说等你长大，就知道了。我当时想，如果我也能打出“吊矮子”的球，该多好啊！虽然不能破解小舅舅的绝技，打多了，我和小伙伴们遇到“吊矮子”的球，就情不自禁地将球拍向球桌丢过去。只要球拍触到球，而且又落到对面桌上，也算击球成功。面对我们这种打法，小舅舅才有所收敛，不大使用戏耍我们的“吊矮子”绝技了。因为小舅舅心痛他的球拍，我们这种野蛮的丢法，容易将球拍弄坏。

后来，我读中学时，体育课打乒乓球，用上了贴海绵的球拍。体育老师给我们解答了“吊矮子”的秘密。他说，千万别小看这层薄薄海绵，球转不转的秘密，全在其中。我把小舅舅用光板球拍“吊矮子”的事跟体育老师讲了。老师一脸疑惑，说真有这么事，不会吧？他在怀疑我，以为我讲假话。“吊矮子”这种球，一旦被对手识破，会被一板打死，毫无回旋余地。所以，不是大人逗小孩玩，或高手戏耍初入门的人，一般不会使用。它完全是一种娱乐性的球技。

在奥运会这种最高级别的比赛中，竟然出现了“吊矮子”这种娱乐打法，令人莞尔。也许，体育比赛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回归运动的初衷，让参与的人都身心愉悦吧！（张声仁，曾任洞口县文联主席）

稻花飘香

李世近 摄

山下曲曲折折蛇行而来，又沿着谷底、依着山势迤迤而去。如此地利，又得人和，每逢暑季，自然是一位难求。

山上的天说黑就黑。大家刚刚还在庭前兴奋地说着山中清凉的感受，暮色便在头上散漫开来。久历热浪的我，突然感到脸上、手臂上一层冰意，赶紧披上一件薄薄秋衣，隐没在苍茫的暮色中。

沿着那条县级公路，既是走在山中，也是走在村中，还是走在院子中。道路两旁的灌木葱葱郁郁，约隐约现；空气中有一种花香，若有若无地弥漫。农家的灯火点点滴滴，点缀在山坡。路上少有行人。留守的老人自是禁不住这夜晚的薄寒，只有顽皮的童男童女在户外乐颠颠地扑流萤，数星星。蟋蟀在不停地吟唱。嫉妒的蛔虫操着破嗓子不时地大吼几声。一弯下弦月挂在天穹，远山的轮廓更加曲线分明。一回首，四野寂静，夜已深深。

如果说大托石瀑宝藏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草原村传承的是山民的诗酒田园，花瑶山寨展示的则是一条风俗画廊……依山而建的青瓦木制吊脚楼，隐藏着他们民族生息的密码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男耕女织，是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。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。男人们下山种田，上山打猎，把风霜刻在他们满是皱褶的额头上。女人们心灵手巧，喜着花衣，随手就能编织出各种花的图案。人们习惯地把这支勤劳爱美的部族称为“花瑶”。

山外的来人，确实搅乱了山寨的风。在崇木幽古树公园的路口，我就看到一排排男女游客放着高分贝的音乐，扭动着腰肢，拍打着非洲鼓，跳着摆手舞。

其实，传奇总有终结的时候，原始也有退出江湖的一天。只有小沙江的风，会亘古不变，在虎形山上吹……

旅人笔记

小沙江的风

李鸣曙

目之所及，你会觉得所有的形容词都无法描绘它的神奇，所有的惊叹都叹不尽它的壮阔。唯有震撼，才是你的不二感觉！

当那股瀑布“一”字排开，以2000余米的宽度从海拔1300米的高山之巅，咆哮着，裹挟着气吞山河的势头，奔泻而下，向你扑来，你不感到震撼么？

站在瀑底，仰视着那声凌空而下的来自亿万年地球移山造海的时候，整个心房都在颤栗。我不知哪来一股勇气，伸出双手，掬一捧入怀。可当我攥紧拳头，想对它说声“留步”，它还是从我的指隙间飘然而去。谷底轰然，算是它的回音……

眼前烟波浩渺，细雨拂面，面颊沁凉，伸手一摸，不见水渍。醒过神来，哪有瀑布？哪有水花？那是山谷吹来的风。哦，震撼我的原来是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因其酷肖瀑布，人们称之为“大托石瀑”。

大托石瀑是虎形山的绝美一景。巨石从冰川纪就劈面屹立在这里，从任何角度看，就是一股巨大灵动的飞瀑。你看，那瓦灰色的石头上，分明是水流的痕迹，像游动的蝌蚪，像跳跃的五线谱，不是造化神功，哪有这种神来之笔？它从洪荒里走来，流泻了这么多年，既没有季节的影响，也没有枯丰的分别。经年累月，洋洋洒洒，气势如虹，以凝固的姿态矗立，一默万年。

这，就是奔流了亿万年的石瀑；这，就是小沙江的风。炎炎夏日，酷热难消，有块清凉地，在虎形山上呼唤你。

小沙江地处雪峰山中段，平均海拔在1350米以上，风大雾多，冬长夏短，年平均气温11℃。这里山高林密，负氧离子丰富，是一个休闲避暑的好去处。

那天，我驾着车，进入虎形山后，便在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上穿行。一面峰峦如聚，一面沟壑深深。零零星星的牛羊悠闲地山坡上吃着草，似无人看守。老成持重的牯牛冷不丁打个响鼻，把胆小的山羊吓得老远。护院的老狗蜷缩在留守主人的脚下，学着主人的样子，眼睛似开似闭，早已习惯了过往过路的行人。草丛中觅食虫子的鸡，恣性地向山上走去，与房舍渐行渐远，也不怕忘了回家的路。路面上一跳一跳的燕子，倒像热情的向导，把我带向远山。

“到达目的地附近。”行在外，在“度娘”所有絮絮叨叨的话语中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句。扭头左侧一望，一块“小溪人家”的招牌挂在一栋民宿上。下得车来，只见对面和左侧各有一股山泉冷冷流来，叮当作响。双溪并流，绕庭而过。

屋前是一块并不宽敞的停车平地。平地下，便是菜园。一老农荷锄而立，缓缓从腰间解下一个葫芦，仰面喝下几口不知是米酒还是茶水的东西，咂巴着嘴巴，一脸的满足和韵味。芭谷秆蔸蔸的。南瓜藤黄黄的。那几株矮矮的辣椒树倒是叶茂。半尺长一个的辣椒拖在地上，虽然沾满了泥土，却也甚是可爱。

屋后紧邻青山，非常逼仄。高山多云多雾，所谓云山雾罩，就是此种情境吧。民宿既不标“豪苑”，也不称“帝景”，而以“小溪人家”名之，与山民传统的低调颇为契合。

这里便是地图上找不到、避暑人士却趋之若鹜的草原村。草原村无草原，只是一道狭长的、深深的峡谷。两面高山耸峙，高可擎天。层层叠叠的梯田、菜地，散落在山坡上。山民傍山而居。民居掩映在婆娑的树丛之中。一条炒砂路从